

培文·学术精品·“感觉主义”的谱系：新史学十年的反思之旅 [A Personal Reflection Chinese New History]



[培文·学术精品·“感觉主义”的谱系：新史学十年的反思之旅 \[A Personal Reflection Chinese New History\]](#)[_下载链接1](#)

著者:杨念群 著

[培文·学术精品·“感觉主义”的谱系：新史学十年的反思之旅 \[A Personal Reflection Chinese New History\]](#)[_下载链接1](#)

标签

评论

培文·学术精品·“感觉主义”的谱系：新史学十年的反思之旅

装帧精明，内容充实，好书！

绝对精品的图书，作者理论功底很深，但是确实读懂有些难度，需要反复阅读和体味。

非常经典的书目，值得一读 虽说作者争议颇多，但书毕竟还算是可以一睹的

蛮喜欢杨老师的书，每本必买，虽然有点概念先行的毛病，呵呵。

还没看，应该会不错吧

写的很有深度，有些地方看不懂

非常经典的书目，值得一读

是一本论文集，都是关于新史学的解读，很强大

念群兄近年论文的结集，喜欢他的思考

送货速度很快，应该很高深吧

非常经典的书，趁活动拿下！

很好的书！非常不错！正版！！

感觉主义，好有挑战性的名词

杨念群的理论思维是他的长处

非常好非常好非常好非常好非常好

非常满意，五星

杨念群是国内新史学的积极参与者与实践者，他对国外新史学理念的引进与实践，对于新史学在国内学界的流播发挥了重要的推动作用。该书是杨先生近年努力的一种，值得一读。

又是旧文拼盘，胆大而心不细，作者应该变反思为反省。书本身做得还算漂亮。

感觉主义对史学研究者提出了更高的感性要求。

杨念群论文合集，有些是他过去专著里的进一步发挥，还可以

新史学十年的反思，值得读！

“感觉主义”的谱系：新史学十年的反思之旅

不错！

杨大师的书一本接一本啊，他来得及写，我们来不及看啊。

在武艺、身体及其相关的技术方面，明清时代的一个重大变化是出现了内外之分，武艺技术的内外之分据说始于隐士张三丰（峰），而最早记录张三丰内家拳技术和源流的人则是黄宗羲、黄百家父子。因之，“内家”与“外家”的技术之分，又不可避免地与明末清初的鼎革之变发生了关联。赵丙祥发现，武艺、武术内外家区分的“技术区域”首先出现于浙东地区，后来才逐渐波衍到华北，这与明清之际思想学术领域发生转型的大背景有关。明中叶以后，阳明心学颇为流行，十分注重内心世界的自省，以有别于宋学对外部之“理”的认知路径，故影响到了对武林技击技术的理解。内家拳强调“以静制动”，区别于北方外家拳的刚猛理念，当与此大背景有关。武术技击中隐喻的“内”、“外”之分甚至投射到了明清之际遗民素持的“夷夏之辨”传统言说中，即华夏世界的“内敛”刚毅与外番“满人”的外向野蛮气质构成了一种对峙关系，对“内家拳”谱系的弘扬成为哀挽明代自由讲学风格的一种寄托记忆的方式，对张三丰形象的重塑即有此悲凉之心结在。

当然对武学内外之别区域背景的考察只是文章的主题之一，其论证的核心之处乃是在于通过对张三丰“身体”形象的细致观察，重构明清“隐士”与“皇权”政治的互动图景，作者仔细分析了由文字、肖像和碑刻所塑造出的张三丰的两个身体。在武当山道士的笔下，张三丰是道士仙人，其重要的身体特征是手握一把“矩”（方尺）。在古代代表“方”，其手中之矩喻示着沟通天地的能力。它和道士头上的髻（代表圆）相对应，实现天地阴阳的交会。而张三丰的另一幅画像则头戴斗笠，手持行杖，杖头是个尖嘴锄，可能具有药锄的功能。这些特征说明张三丰还扮演着“隐士”的角色，从而引申出作为道士（仙人）及“隐者”的张三丰，其双重隐喻形象与皇权的权威系统之间存在着微妙的对应关系。作者有一个很有意思的观点是，隐士与皇帝之间犹如嫁娶的关系，皇帝以科举诱惑士人，但一个隐士若脱离山林，应召于朝廷，往往为同道所不齿，犹如女性的失贞。故“隐士”必须与帝王建立起另外一种“隐性”的姻亲关系，以别于进入宫廷的士人。隐士和皇室的关系不仅是精神性的，还是物质性的。明代皇室曾经向武当山赐赠了大量物品和封号，武当道宫不但在皇室支持下才得以建立，其中的神像、道像、供签、神幡等不计其数的日常用品与土地用度均由皇室赐予，犹如婚娶的嫁妆，隐士（道士）给予皇帝的物质回报，一是“方药”，二是“贡物”。明成祖寻访张三丰的目的中就包含有寻药的动机，武当山还有向皇帝进献榔梅的惯例。

武当山的空间秩序也是被朝廷按照官府科署的方式加以营造的。张三丰的坐像位置被安排于遇真宫中，遇真宫之上是真武殿即最高金殿，在空间格局上，通过张三年身体坐像划分内/外之别。其坐像身体的另一个特征是右手裸露，左手藏于襟袖之内，按右尊左卑的原则，隐喻着张三丰沟通神界（右）与俗界（左）的媒介功能，而皇室对武当山宫观格局与张三丰坐像位置及身体姿势的安排，又喻示着张三丰成为沟通皇权与真武大帝

的媒介。张三丰的身体于是被赋予了诸多意义：一方面它游离于世俗日常生活之外，代表隐逸的士人，其道士的身份也昭示着其在野的形象；另一方面，由于张三丰代表着玄天上帝，这表明皇权只有在对道士与隐士表现出足够的敬意时，它才能获得来自神意授予的统治合法性。

年鉴学派

真正使新史学的理论与实践成为一股潮流的，是法国的年鉴学派（参见该条）。1929年《经济社会史年鉴》的创刊，就象其名字所表明的那样，不仅是年鉴学派诞生的标志，也是新史学诞生的标志。它表明新史学反对那种狭隘的外交政治史，倡导一种“总体历史”观念。布洛赫把《年鉴》的名字加上“社会”，正是因为这个词能包括历史的整体，“历史就是整个社会的历史”。

年鉴派第一代学者关于地理历史学、封建社会史的研究，第二代学者如勃罗代尔对地中海的研究，第三代学者如拉迪里的《蒙达犹》等，都是总体史的代表作。

新史学的认识论与方法论

在此前提下，新史学在本体论上把历史学视为一门关于人的科学、关于人类过去的科学，这就是说它是一门科学，又是特殊的科学。这就决定了它在认识论上既承认历史认识的主观性和相对性，却又尽量避免意识形态甚至历史哲学的干扰，它极力反对汤因比的宏观史学，而主张从第一手材料出发的扎实研究。而在方法论上，它一方面倡导“问题史学”，即首先提出问题，然后再围绕问题提出假设、确定研究方法；另一方面则倡导多学科合作，即吸取其他相邻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如心态史学、数量史学、结构史学、地理史学、历史人类学等等便都是这种总体的或综合的方法论的产物。

还需指出的是，马克思主义重视理论概括（比如探索规律），强调阶级、人民群众、经济因素等等思想日益给予历史研究以影响，亦构成了新史学的组成部分。新叙述史

但是近10余年来，靠打破兰克教条而发展起来的新史学由于过分强调社会学分析方法和计量方法，正面临成为新教条的危险。一些史学界的有识之士开始改弦更张，于是便出现了“新叙述史”：“历史学的主体从人周围的环境转向环境中的人；历史研究的问题从经济和人口转向文化和感情；对历史学发生影响的学科从社会学、经济学和人口学转向人类学和心理学；历史研究的对象从群体转向个体；解释历史变化的方式从直线式的单因素因果关系转向互为联系的多重因果关系；方法上是从群体计量化转向个体抽样；史料的组织上是从分析转向描述；而历史学的性质和功能则从科学性转向了文学性。”

（劳伦斯·斯通，“叙述史的复兴”，转引自《史学理论》1989年第1期第33~34页）

由此来改变那种由于数字分析而造成的枯燥历史以及只注重远大结构而忽视活生生的个人的教条历史，这是一种“新的”旧史学。编辑本段萌芽 史学的转型期

20世纪上半叶是西方史学从传统史学向新史学转移的时期，或者说新旧交替的时期。一方面，新史学已经形成，方兴未艾，尚未占据上风；另一方面，传统史学的危机已很明显，已不能适应客观社会发展、科学文化变迁的要求和史学本身发展的需要，但尚未丧失主流地位：正因为西方史学的这种剧变是与客观社会条件的变化分不开的，因而从传统史学向新史学转移的趋势在西方各主要国家都程度不同地、或先或后地有所反映。然而，其中影响最大、成效最显著的当推法国。这或许同法国史学本身具有的一些传统有关。譬如，法国史学有长期比较重视社会经济、文化、习俗等方面研究的传统，从格雷高瓦 (Gregoire de Tours, 538—594) 的《法兰克人史》到波丹

(Jean: Bodin, 1530—1596)、伏尔泰、孟德斯鸠

(1689—1755) 等人的著作都有反映。法国史学也有比较重视史学理论、方法论问题探讨的传统。这方面的著作，除了上面提到的波丹、伏尔泰的以外，还可以加上波绪埃 (Bossuet, 1627—1704年)、丹纳 (H. A. Taine, 1828—1893年)、马比戎 (D. Mabillon, 1632—1701年)、第勒蒙 (Le Nain de Tillemont, 1637—1698年)、西蒙 (R. Simon, 1638—1732年) 等人的。或许正是上述这些传统使法国史学在20世纪新史学的形成过程中更容易起到一个主导者的作用。

先验感性论

在先验感性论中康德讨论直观，像是它并不依赖思维的任何活动而就包含有一个对象意识似的。然而在先验分析论中，当他进而考虑思维里面经验的条件时，他清楚地指出没有思维的活动就不能有真正对象的知识。所以我们必须把感性论中所表现的观点看为在某意义上是临时的，其部分理由就是这个事实，即早在他开始看到知性有它自己的某些是经验不可少的组成形式之先，康德已经形成了他关于空间与时间作为直观的验前形式的看法。可是我们又须把这个预期的程序作为方法上的手段来看。在说明他在寻常想象到知识的方式中要作出一个完全革命的整个学说时，康德觉得须要尽可能从一般关于直观作为给出对个别事物的知识这个看法出发。所以在感性论中，他竭力想要做的就是指出，如果假定直观是领会个别感性事物的一种知识的形式，我们为了说明事实，就必须主张直观含有两个因素——质料与形式。质料是从外边来的，而形式是属于我们直观能力的结构本身的，这个形式是验前的，正因为它是和对象的任何直观不可分开的；而作为这样来说，它就能使我们说明怎样把某种验前的判断以它为基础。主张直观和概念作用两者之间有着种类上的区别也是康德的目标的一部分。在莱布尼兹的学派里，是主张数学的判断是验前的；可是和这个见解一起又有另一种见解，是康德认为和前一种见解相矛盾的，那就是，直观和概念作用是同类的，其差别只是清楚性与明了性多少的不同。先验感性论

在先验感性论中康德讨论直观，像是它并不依赖思维的任何活动而就包含有一个对象意识似的。然而在先验分析论中，当他进而考虑思维里面经验的条件时，他清楚地指出没有思维的活动就不能有真正对象的知识。所以我们必须把感性论中所表现的观点看为在某意义上是临时的，其部分理由就是这个事实，即早在他开始看到知性有它自己的某些是经验不可少的组成形式之先，康德已经形成了他关于空间与时间作为直观的验前形式的看法。可是我们又须把这个预期的程序作为方法上的手段来看。在说明他在寻常想象到知识的方式中要作出一个完全革命的整个学说时，康德觉得须要尽可能从一般关于直观作为给出对个别事物的知识这个看法出发。所以在感性论中，他竭力想要做的就是指出，如果假定直观是领会个别感性事物的一种知识的形式，我们为了说明事实，就必须主张直观含有两个因素——质料与形式。质料是从外边来的，而形式是属于我们直观能力的结构本身的，这个形式是验前的，正因为它是和对象的任何直观不可分开的；而作为这样来说，它就能使我们说明怎样把某种验前的判断以它为基础。主张直观和概念作用两者之间有着种类上的区别也是康德的目标的一部分。在莱布尼兹的学派里，是主张数学的判断是验前的；可是和这个见解一起又有另一种见解，是康德认为和前一种见解相矛盾的，那就是，直观和概念作用是同类的，其差别只是清楚性与明了性多少的不同。先验感性论

在先验感性论中康德讨论直观，像是它并不依赖思维的任何活动而就包含有一个对象意识似的。然而在先验分析论中，当他进而考虑思维里面经验的条件时，他清楚地指出没有思维的活动就不能有真正对象的知识。所以我们必须把感性论中所表现的观点看为在某意义上是临时的，其部分理由就是这个事实，即早在他开始看到知性有它自己的某些是经验不可少的组成形式之先，康德已经形成了他关于空间与时间作为直观的验前形式的看法。可是我们又须把这个预期的程序作为方法上的手段来看。在说明他在寻常想象到知识的方式中要作出一个完全革命的整个学说时，康德觉得须要尽可能从一般关于直观作为给出对个别事物的知识这个看法出发。所以在感性论中，他竭力想要做的就是指出，如果假定直观是领会个别感性事物的一种知识的形式，我们为了说明事实，就必须主张直观含有两个因素——质料与形式。质料是从外边来的，而形式是属于我们直观能力的结构本身的，这个形式是验前的，正因为它是和对象的任何直观不可分开的；而作为这样来说，它就能使我们说明怎样把某种验前的判断以它为基础。主张直观和概念作用两者之间有着种类上的区别也是康德的目标的一部分。在莱布尼兹的学派里，是主张数学的判断是验前的；可是和这个见解一起又有另一种见解，是康德认为和前一种见解相矛盾的，那就是，直观和概念作用是同类的，其差别只是清楚性与明了性多少的不同。

[培文·学术精品·“感觉主义”的谱系：新史学十年的反思之旅 \[A Personal Reflection Chinese New History\]](#)[_下载链接1_](#)

书评

[培文·学术精品·“感觉主义”的谱系：新史学十年的反思之旅 \[A Personal Reflection Chinese New History\]](#)[_下载链接1_](#)